

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，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，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。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，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，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。



— 学生版 —

名家精品阅读之旅

铁凝

小说

主编◇李晓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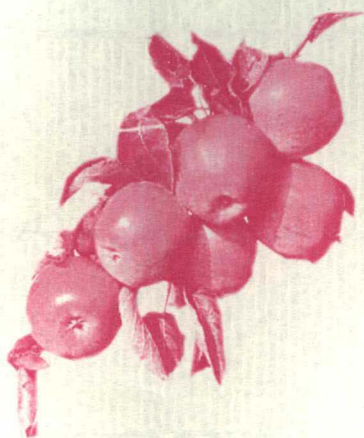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文史出版社

铁凝

小说

主 编◇李晓明

副主编◇李 丽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凝小说/铁凝著;李晓明主编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6.6

(学生版·名家精品阅读之旅)

ISBN 7-80702-406-2

I. 铁... II. ①铁... ②李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4967 号

丛 书 名 学生版·名家精品阅读之旅

Tiening Xiaoshuo

书 名 铁 凝 小 说

选题策划 周海英

作 者 铁 凝

主 编 李晓明

责任编辑 周海英

装帧设计 岩冰设计工作室

责任校对 李洁华
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网 址 www.jlws.com.cn

印 刷 长春市博文印刷厂

开 本 640mm×960mm 16 开

印 张 15.5

印 数 1-10 080 册

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0.00 元

书 号 ISBN 7-80702-406-2

铁凝，生于1957年，祖籍河北赵县，1975年毕业于保定第十一中学，随后到河北博野农村插队。1979年调到保定市文联《花山》编辑部任小说编辑。1980年出版短篇小说集《夜路》，开始引起文坛的注意。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《哦，香雪》，受到广泛赞誉，并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后来的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、《六月的话题》又分别获全国优秀中篇和短篇小说奖。1984年调到河北省文联，成为专业作家。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中共中央候补委员、河北省作协主席。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《没有纽扣的红衬衫》、《哦，香雪》等，长篇小说《玫瑰门》、《无雨之城》等。



— 学生版 —

名 家 精 品 阅 读 之 旅

鲁迅小说
鲁迅散文·杂文
茅盾小说
茅盾散文·杂文
老舍小说·散文
沈从文小说
沈从文散文
郁达夫小说·散文
巴金散文
冰心散文
孙犁小说
朱自清散文
秦牧散文
萧红小说·散文
王蒙散文
毕淑敏小说
毕淑敏散文
丁玲小说
铁凝小说
刘墉随笔
张抗抗小说
张炜小说
毕飞宇小说



责任编辑:周海英/装帧设计:



岩冰 设计工作室

E-mail: soulu@sohu.com

探寻铁凝文字背后的纯真

李 丽

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每次读铁凝的小说，总会想起这句诗。铁凝的文字在当今文坛，无异于山涧清泉，给繁忙的心灵带来一丝自由呼吸的空间，令人置身其中，感悟生命的纯真。其实，最初喜欢上铁凝，就是被她的语言所吸引，没有华丽的修饰，亦无虚伪的做作，唯有质朴。阅读铁凝的小说，宛若身边的朋友，在耳边，娓娓道来，诉说着日常琐事，讲述着她的经历，她的见闻。既没有时代的隔阂，也无心灵的阻碍，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她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，随着小说中的人物同喜，同悲，一起愤怒，一起经历生活的百态。而这种意境的营造，并不仅仅是凭借着铁凝语言的质朴，以及质朴中散发的空灵、温婉而形成的，更主要的是“一个优美的风格之所以优美，完全由于它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无量数的真理。它所包含的全部精神美，它所赖以组成的全部情节，都是真理。”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布封(Georges Louis Leclerc de Buffon, 1707—1788)的这种表述帮助我们开启了铁凝文字背后藏匿的巨大空间，了解了蕴藉在其中的灵动的哲理。

那么，铁凝文字背后的真理是什么呢？

铁凝在自序《写小说也需要大老实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小说对于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，而在于小说家由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思想的表情以及这表情的力度，表情的丰富性。”这思想，这真

理正是透过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折射出来的。翻开的铁凝的任意一篇小说,截取的无论是时代激流中的浪花,还是人生历程中的涟漪,都无一例外的彰显着人性的纯真。套用一句评价沈从文先生的话,即“他的作品中没有恶人,即便有,也是被物欲扭曲了‘人性’的好人”。

以《午后悬崖》为例,小说中的韩桂心可谓是坏到极点,她和丈夫沆瀣一气,在暗中搜刮着不属于他们的财产却活得有滋有味。而她向“我”讲述谋害陈非的过程,也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忏悔,只是想以此为条件换回自己做母亲的权利,从而挽回离去的丈夫。甚至这一切都不为,只是为了引人注目,当作新闻炒作的噱头。面对着这个可恶至极的韩桂心,不禁有扑上去的冲动。但是圣洁的烈士陵园,面对的不仅仅是韩桂心,还有肮脏的皮肉生意,污秽的大小便。这一切丑陋的现象,都是缘于金钱。在金钱大潮的冲击下,纯真的人性在消逝,那种原始的、发自内心的纯真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渐渐地被吞噬,不复存在。可以说,《午后悬崖》是哀悼,也是警告,哀悼纯真的逝去,也企盼唤起人类心底残存的纯真。

与之相比,铁凝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,则像是一股夏日的凉风,为烦躁的都市人注入心灵的甘霖,将人性的纯真一丝不留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。

《哦,香雪》,自大山中走来的是一群正值妙龄的花季少女,曾经的她们生活在大山的褶皱中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直到有一天,来自远方的列车叩击着大山的脊梁,走进了褶皱中的台儿沟,同时也叩响了少女沉睡的心灵,开始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望。然而,香雪的渴望却又是那样的与众不同,拿着四十只鸡蛋挤上火车,只为换回一只自动的铅笔盒,甚至因此而错过了下车的时间。在这看似疯狂的行为的背后,是香雪对精神文明的向往,展露的是追求文明时的纯真,这种纯真摆脱了物欲的束缚,也可以说是物欲的升华。

当然,走出大山的少女们,并非都如香雪般执着地追求着精神文明,那清澈的眼睛,纯真的心灵,看不到物欲,只想在外面广阔的天空下遨游。走出大山的少女们,更多的是被生活所迫,在物欲的追求下掩盖起曾经的纯真。就像《小黄米的故事》中的小黄米,她走出贫困的家乡,为的是生存,在小店做起了卖身的营生,而店中的老板娘也不是旧社会老鸨那样的可恶。相反地,她们朋友般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,维持着生计。即便生活如此困窘,她们依然没有丧失纯真,只不过现实的情形遮挡着外面观察的眼睛。颇具讽刺的是小说中的老白,一个来自现代文明的画家,他的外在处处显示着他的文明,可是他的灵魂却在小黄米的面前一次次的背叛了外在的文明。

至此,我们不得不对所谓的现代文明产生怀疑,不知《没有钮扣的红衬衫》中的安然,一个现今中学生翻版的安然,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否会被现代文明所吞噬,正如那件在大火中化为灰烬的红衬衫。不知那个坦率真诚,敢做敢为,毫无虚情假意的安然是否也会随着时间的车轮,在现代文明的滚动中丧失自我,丢掉棱角,如安静般圆滑。然而,例外总是存在,在现代文明的冲洗下,《永远有多远》中的白大省格外的醒目,她那带着“仁义”标签的傻乎乎的形象,是那样的不合时宜,却又熨贴着人的心灵。因为白大省的纯真是物欲中的一股清泉,包容着世间的纷乱。人们渴望这股清泉,却又排斥将自己变成清泉。因此,白大省在现代世界显得多么“珍贵”。铁凝呼唤着这种“珍贵”,希冀在现代文明铸就的壁垒中打出一道豁口,将原本就已潜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纯真挖掘出来,让它重新融进现代文明的步伐中。唯有如此,《马路动作》中的独一夫就不会被人心的荒漠围困在自我虚幻的世界中,在虚假的想象中进行着迎来送往,海市蜃楼般的生活;只有这样,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铁凝的作品无不隐藏着纯真。法国文艺理论家泰勒(Hippolyte Ad-dphe Taine,1828~1893)曾说:“有一种‘精神’的气候,就是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,和自然界的气候起着同样的作用。”也就是说,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当时的精神和周遭的风俗习惯。而铁凝之所以写出这些彰显人性纯真的作品,对纯真如此的看重,究其根源,除了她本性的善良之外,还有就是要得益于她四年的插队生活。那四年正是铁凝身体与思想逐步成熟化的阶段。面对农村艰苦的劳动,恶劣的环境,铁凝并没有被打倒,反而是踏踏实实的,一步一个脚印的干着农活,而当农村女友素英看到她手上的十二个血泡,禁不住哭了起来的时候,她心中有了得到回报的满足。劳动的艰苦历练了铁凝的韧性,而素英真诚的眼泪、朴实的性情,以及华北农民那宽厚的胸怀,憨厚正直的品行,都随着岁月的流逝,悄无声息的渗入到铁凝的骨子里,影响着她的思维,左右着她的文章风格。因此,我们看铁凝的文字,是亲切而非遥远;品铁凝的小说,是纯真而非奢华。

2006年4月于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

目录

短篇小说

3

哦，香雪

11

四季歌

20

秀色

31

马路动作

40

孕妇和牛

46

小黄米的故事

57

安德烈的晚上

69

B 城夫妻

77

笛声悠扬

中篇小说

89

没有钮扣的红衬衫

157

午后悬崖

203

永远有多远

短篇
小说



哦，香雪

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，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，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。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，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，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，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。

然而，两根纤细、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了。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，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，弯弯曲曲，曲曲弯弯，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，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，冲向又一道山梁，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。

不久，这条线正式营运，人们挤在村口，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，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、新鲜的清风，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。它走得那样急忙，连车轮辗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：不停不停，不停不停！是啊，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，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？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？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，有金矿埋藏？台儿沟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都不具备挽住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。

可是，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，列车时刻表上，还是多了“台儿沟”这一站。也许乘车的旅客提出过要求，他们中有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；也许是那个快乐的男乘务员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，每逢列车疾驶而过，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，翘起下巴，贪婪、专注地仰望着火车。有人朝车厢指点，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。也许什么都不为，就因为台儿沟太小了，小得叫人心疼，就是钢筋铁骨的巨龙在它面前也不能昂首阔步，也不能不停下来。总之，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，每晚七点钟，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。

这短暂的一分钟，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。从前，台儿沟人历来

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，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了大山无声的命令。于是，台儿沟那一小片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，静得那样深沉、真切，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。如今，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，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，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。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、风尘，露出粗糙、红润的面色，把头发梳得乌亮，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。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，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，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，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。然后，她们就朝村口，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。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，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。

7点钟，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，接着一阵空哐乱响，车身震颤一下，才停住不动了。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，像看电影一样，挨着窗口观望。只有香雪躲在后边，双手紧紧捂着耳朵。看火车，她跑在最前边；火车来了，她却缩到最后去了。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，车头那么雄壮地喷吐着白雾，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。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。在它跟前，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。

“香雪，过来呀，看！”凤娇拉过香雪向一个妇女头上指，她指的是那个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金圈圈。

“怎么我看不见？”香雪微微眯着眼睛。

“就是靠里边那个，那个大圆脸。看，还有手表哪，比指甲盖还小哩！”凤娇又有了新发现。

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。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。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。“皮书包！”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。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。

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，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。

“哟，我的妈呀！你踩着我脚啦！”凤娇一声尖叫，埋怨着挤上来的一位姑娘。她老是爱一惊一乍的。

“你咋呼什么呀，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搭话了吧？”被埋怨的姑娘也不示弱。

“我撕了你的嘴！”凤娇骂着，眼睛却不由自主地朝第三节车厢的门望去。

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。他身材高大，头发乌黑，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。也许因为这点，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“北京话”。“北京话”双手抱住胳膊肘，和她们站得不远不近地说：“喂，我说小姑娘们，别扒窗户，危险！”

“哟，我们小，你就老了吗？”大胆的凤娇回敬了一句。

姑娘们一阵大笑，不知谁还把凤娇往前一搯，弄得她差点撞在他身上。这一来反倒更壮了凤娇的胆：“喂，你们老呆在车上不头晕？”她又问。

“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，那是干什么用的？”又一个姑娘问。她指的是车厢里的电扇。

“烧水在哪儿？”

“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？”

“你们城市里一天吃几顿饭？”香雪也紧跟在姑娘们后边小声问了一句。

“真没治！”“北京话”陷在姑娘们的包围圈里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。

快开车了，她们才让出一条路，放他走。他一边看表，一边朝车门跑去，跑到门口，又扭头对她们说：“下次吧，下次告诉你们！”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，接着一阵叽哩咕嘟，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们面前沉重地合上了。列车一头扎进黑暗，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。很久，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。

一切又恢复了寂静，静得叫人惆怅。姑娘们走回家去，路上总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：

“谁知道别在头上的金圈圈是几个？”

“八个。”

“九个。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就是！”

“凤娇你说哪？”

“她呀，还在想‘北京话’哪！”有人开起了凤娇的玩笑。“去你的，谁

说谁就想。”凤娇说着捏了一下香雪的手，意思是叫香雪帮腔。

香雪没说话，慌得脸都红了。她才十七岁，还没学会怎样在这种事上给人家帮腔。

“他的脸多白呀！”那个姑娘还在逗凤娇。

“白？还不是在那大绿屋里捂的。叫他到咱台儿沟住几天试试。”有人在黑影里说。

“可不，城里人就靠捂。要论白，叫他们和咱香雪比比。咱们香雪，天生一副好皮子，再照火车上那些闺女的样儿，把头发烫成弯弯绕，啧啧！‘真没治’！凤娇姐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凤娇不接碴儿，松开了香雪的手。好像姑娘们真在贬低她的什么人一样，她心里真有点替他抱不平呢。不知怎么的，她认定他的脸决不是捂白的，那是天生。

香雪又悄悄把手送到凤娇手心里，她示意凤娇握住她的手，仿佛请求凤娇的宽恕，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。

“凤娇，你哑巴啦？”还是那个姑娘。

“谁哑巴啦！谁像你们，专看人家脸黑脸白。你们喜欢，你们可跟上人家走啊！”凤娇的嘴很硬。

“我们不配！”

“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？”

.....

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，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，因为一个叫人兴奋的念头又在她们心中升起：明天，火车还要经过，她们还会有一个美妙的一分钟。和它相比，闹点小别扭还算回事吗？

哦，五彩缤纷的一分钟，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！

日久天长，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，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，就在这个一分钟里，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、鸡蛋、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，站在车窗下，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。她们踮着脚尖，双臂伸得直直的，把整筐的鸡蛋、红枣举上窗口，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、火柴，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、香皂。有时，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，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。